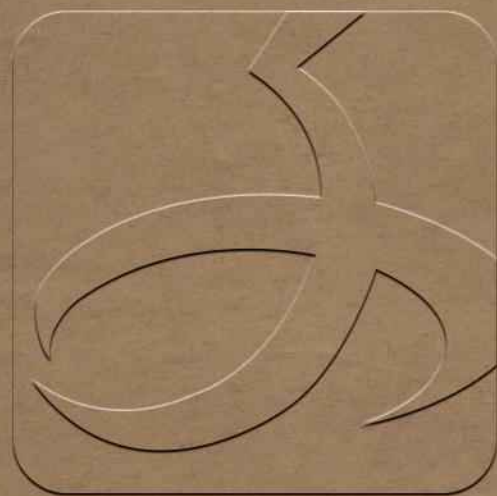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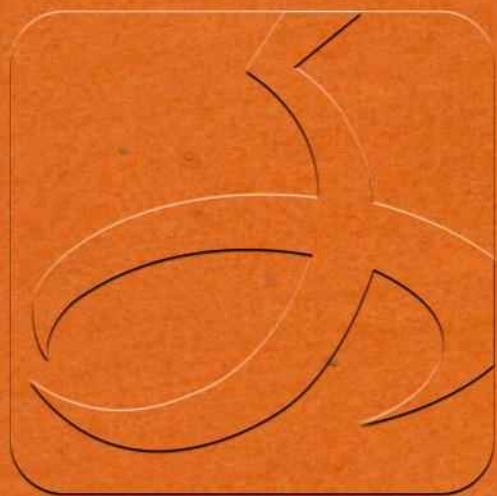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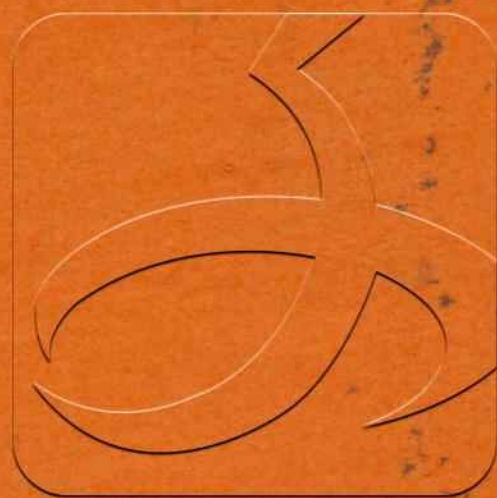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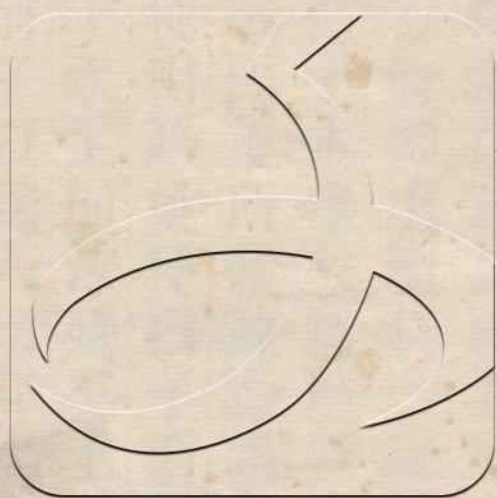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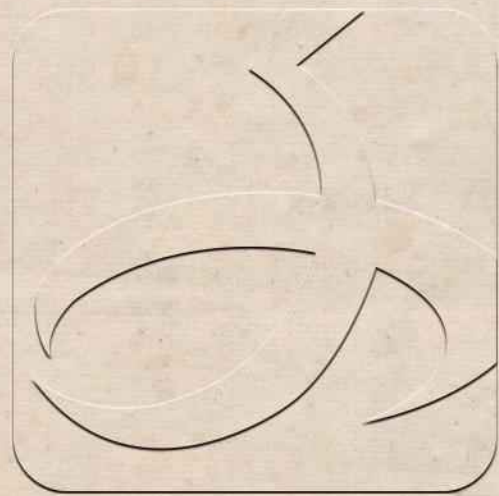




容齋四筆卷第五 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壇壇二刻石云
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
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
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
爲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
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
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



謂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旣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

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費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閒鶩皆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爲鴈鶩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鶩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

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茄吾鄉常茄皮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也以竈有神故呼爲伏龍肝并以透隱爲名爾雷公云凡使勿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內火氣積白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貌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爲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說亦有所本云廣濟麻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

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甌鬲槃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

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鉉槩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

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栝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尙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己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

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
嵎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
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籠挈家寓越城
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籠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
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
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按二卷跋一卷此二
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
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
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
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
十二矣自敘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
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
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
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
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
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
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

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閒彼之
 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
 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
 述古韋羣玉述古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
 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訖科記又尉遲
 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
 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
 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而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
 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

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
 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摭言云貞元十八年
 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
 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
 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
 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
 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
 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
 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
 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

撫言合陸倕在貞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
其行難一篇爲倕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
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
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某
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
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夷咸以爲不當去則倕
之以人物爲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
權公放牒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
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

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
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
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
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
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
凡百餘人梁肅及倕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
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
忌乎韓公又有答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
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
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

四筆五
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

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

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砮砮之與美玉也蒲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爲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脈乃破崖岸爲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旣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媿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尙

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效尤者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

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

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
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
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
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
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
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
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
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
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
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
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
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
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
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
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廣順顯德石
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

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
德經道士舉鵝羣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
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
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
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
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
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
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
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
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

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
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
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
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
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偃
不可予案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
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

四筆五
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早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
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
未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
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
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
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
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

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
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
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
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
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
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容齋四筆卷第六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長
 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
 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
 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
 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聯
 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
 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卽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

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況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焰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檐石湖云曉發魚門埭晴看檐石湖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艫渺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

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幼
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玉
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羞蘋葉都人
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
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
遺出爲溧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爲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
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寧
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於
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
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
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爲五奚反廖爲聊而已
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呂
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

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
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
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
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甯越杜赫爲之
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
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
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
以補漢書之缺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
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
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
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誠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
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
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
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

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爲不然比得蜀士
袁夢麒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爲惑
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
記於崖壁聞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
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
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
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爲
之惻然

草駒聾蟲

今人謂野牧馬爲草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
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
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
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
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
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聾蟲
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旣
拔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爲涇
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

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
安人久居兵閒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
書之於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潘水集
正復所爲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
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爲不詳盡乃錄于
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
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
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
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
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
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
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
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
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
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
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
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
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
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
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

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
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
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
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
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
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
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
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
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
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
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
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
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
爲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昭玘
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顛翁鶴骨嶄嶄爛修目
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氈被於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強藩請隧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

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黜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會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

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爲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蠃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蠃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蝤蛸乃蠃之巨者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蝤蛸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

爲蠃八月閒盛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蠃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蠃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蠃小者蠃云小蠃也蠃音澤蠃音勞吳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於彭蠃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蠃壤沙爲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

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蠡居常東西顧睨
 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
 曰石硯大於常蠃八足殼通赤狀若鷺卵十曰
 蜂江如蠃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
 蘆虎似彭蠡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蠡大於蠃
 小於常蠃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
 繪以為圖又海南言海中龜鼈島之東一島多
 蠃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
 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
 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閩廣所識蠃
 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蠃蟬
 蠃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
 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
 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
 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
 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
 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

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

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總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疏決云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瑄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

四筆六
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不宜
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
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爲國史亦不知
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
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
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鋌子子謂唐昭
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
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
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
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
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
非故事得旨卽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
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甚重之意
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
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
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版徒
之善郡不貲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
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

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恥者固不可
使處有嫌之地益徒豫章思自滌滌嗣立之事
微矣乃費兩詔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
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
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鷓冠子云五家爲伍十
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上爲
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
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西
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
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
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
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草不止
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
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
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暎
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

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
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
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歎於是邑宰張松質請
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
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
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尙不能稱賴公威
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
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
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石龜
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閒無別種也吳
興芮燧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
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
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涩苔
蘚尙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
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
佛家見宜在月宮生卸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
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 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臥績溪云湔
祓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
違顏咫反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
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
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西陽雜俎有天咫
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
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渙一碧萬頃長空千里

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爲少仙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摭其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貨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郎在白覺成老醜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尙覺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煙覺遠庖詩成覺有己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

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
良宵永更覺綵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
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
自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
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
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
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蓋
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

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
侵飽受今日閒卻扇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
世故驅庭柏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
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
細雨窮材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
不受榮悴意閒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
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鞿來禽花高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輕未
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
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

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
菰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
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牆頭
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
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

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
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
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
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
學者妄意塗竄殊爲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爲禁
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據字
義由當爲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
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頤與予

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之輒爲人所疑問今爲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爲弓王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己溺之由己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其義皆然蓋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情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旣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爲之說故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
哉者畧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卽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
焉廋哉卽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
繼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
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閒於有
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
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
殞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鷺正同色又性
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
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
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羣但形體有大
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鷺
不自知其爲鷺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
是驗焉今人呼鷺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
爲鴈鷺鴈之最大者曰天鷺唐太宗時吐蕃祿

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
速鷺猶鴈也遂鑄金爲鷺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
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宇文江亦以此擅
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
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裊雲萬
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
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
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
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
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練以胡顏青銅有恨也
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
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
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
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
百草之春紅愁寄壠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堵塵
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
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
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
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
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旣
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
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
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
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
利尙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
嫌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
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曰臣非爲人辯
謗乃爲陛下辯譖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
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
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指謬戾禍貽骨肉

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恥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修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爲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遏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子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後二年哲宗卽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爲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

所其知年踰八十精力尙強臣初曾奏陳尋蒙
宣諭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
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爲相
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旣
出則一匹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大
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
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
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
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一人
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

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
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騏驎而策
驚駘也切爲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爲
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
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爲師臣未
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
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
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
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
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爲京官時彥博

已爲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旣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人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卽與輔臣共議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尙書考功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眾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按京官考一按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其未至於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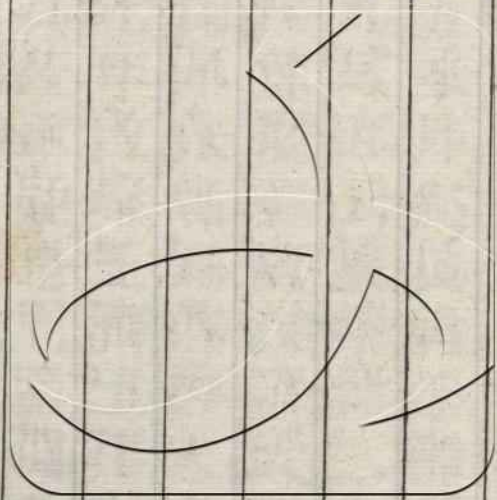
參軍主之各據之以爲黜陟國朝此法尙存慶
厯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
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狂獄歲在周矣論
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非才也其孰
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太約地廣它
盜往往囊橐於其閒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
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
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
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

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
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
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
時今但付之士按吏據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
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
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
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
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

黃亞夫皇祐閒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祇可祿一書吏小按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容齋四筆卷第八

十七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
乘法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
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
頔爲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
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驅
啞真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
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
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
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
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
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
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
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

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見唐白樂
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
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
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
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尙書
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
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祕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
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
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
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正

本字犯廟諱

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旣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留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畧云余得罪富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

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夔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敘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

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爲定
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
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
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
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
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
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
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

子魚對披絲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
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蠔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
敏遜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
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采其說郡
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
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
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
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閒庫
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
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

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旣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宅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卽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尙如此也予爲黃叔啟作辨跋一篇見贅橐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有翻使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脈陷則害漏陷者冷也若氣血溫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脈爲痿留連肉腠注云陷脈謂寒氣陷缺其脈也積寒留舍經血稽凝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瘍瘻肉腠相連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

鑿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陳紫之後無陳紫過牆則爲小陳紫矣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燻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紅之可簪綠珠子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

常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
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
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讖此段已載遜齋閒覽
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
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
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
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
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

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
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
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
大抵采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
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
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
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
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
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華元人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
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
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晉楚邲
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攻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
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
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
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
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
爲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
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
後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
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子親經其三焉
至今思之猶爲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

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藁示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爲故事誤書長春爲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爲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麻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爲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

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
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
以爲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
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旣出後
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
爲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采纂
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王莽
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

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
爲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
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
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
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爲十紀八十列傳是爲後
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
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
豢典畧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
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
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

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閻燕志劉昉涼書裴景仁秦記

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二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修爲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襍無統國朝慶厯中復詔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芑爲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爲問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譜

賢者以單詞片言爲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畧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平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爲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卻是箇周旋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問微肆

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旣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旣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柰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卽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

四筆八
三
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八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芾始攜摭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旣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爲博聞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

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
遂去守字爲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
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
官制以後旣爲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
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爲
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
二云文潞公旣爲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
潞公怏怏諸公欲爲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
之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
曰不可爲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

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爲平章軍國重
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
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所
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
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
部尙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
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
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敘至兵侍者
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

今言兵侍卽轉工書非也宰相爲侍郎者升三曹爲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爲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騭始爲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
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
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
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
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並稱
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
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
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
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

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
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
約及朝賢驚嗟竟曰子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
此疑好事者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榮聖
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
句亦自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椀膠牙
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
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荆楚歲時記

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傷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卽巡澄當婪尾蓋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唼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唼爲貪婪之意或謂唼爲燎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爲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啟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啟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

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超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爲柎竹爲王芻萋爲翹翹之草是矣顏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諭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

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二說皆爲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爲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

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厝置又不
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
人不知行船瓚說是也予謂項音轆字是也而
云陵絕水則謬故對公以爲未可全非張晏云
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間談曰南
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
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
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
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
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
僧之談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亾由商鞅李斯鞅更變
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
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
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啖楚絕齊
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爲藩臣竟畱之至死及
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

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爲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爲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爲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爲此者必冉也後冉爲范雎所聞而廢逐司馬公以爲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疆大者冉之功也蓋公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與詐楚同賴蘭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爲秦一時之功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旣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

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
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忠
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
爲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卽時
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通使登舟竟凌風絕
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
日此不待辯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
亾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
譜尤爲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
洪昌洪杲皆爲參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
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爲知政事其兄
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
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
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
甫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尙
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

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
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
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
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
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
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
爲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
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卽爲二張所
讒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閒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
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
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
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劾之云三宰嘯凶
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斃崔
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倣舟篇云越子膝
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晒

李園養士春申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
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猥雖有賢
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
之名予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詒書云澉水有驅
策乞疏下澉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
不足以爲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爲縣丞者無
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
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爲可笑初

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頽靡倉庫匱乏未知
所以善後沿習一律正使眞如所陳讀者亦不
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
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幸周
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宄
爲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
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始不可復正在易象
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

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爲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卦曰訟止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爲句絕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恆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恆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爲句絕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尙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嚚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筠獨不嚚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據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爲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合其議論依附時

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
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爲無甚高論
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
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
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
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
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褒
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
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
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
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
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
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
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爲收書而未嘗
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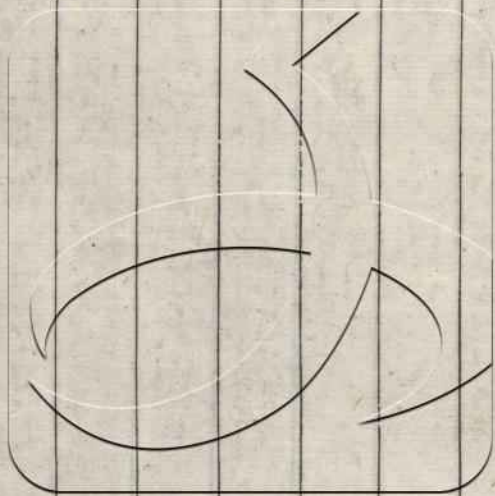
文字書簡謹目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
則爲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
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
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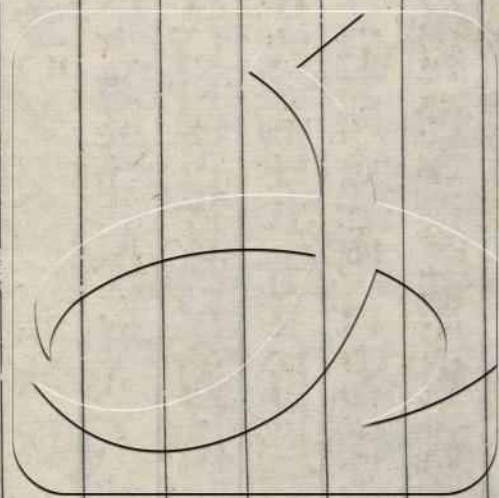
知爲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麻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況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爲姻賓憩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容齋四筆卷第十 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爲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爲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

廣平趙禮詣雜治病門人齋過所詣洛陽責禮
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
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
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
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
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
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
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
之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
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
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
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
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
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
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
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晒之近雖
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

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爲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

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

暮年卻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
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啟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
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
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情不察以濤
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
眾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
公啟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
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

言臣近啟崔諒史曜陳準可補吏部郎詔書可
爾此三人皆眾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以崇教
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
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概見然
所啟三人後亦無聞既云皆眾所稱當不碌碌
也舊潭帖爲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
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
所錄者臨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不行

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不是時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簽子啟頭繼爲皇太子三司判官並通榜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詔百官班賀又赴東宮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敘謝一時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己李行簡覆考開封舉人爲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舊其餘覆落并卻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淇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侍從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名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覲因持以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有之其狀畧如蕨拳也

閩俗詭祕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揆之以法蓋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鋸屑逼之使飲欲其粘著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疾渴之疾或炒沙鎔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布裹卵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按擦肩背使皮膚寬皺乃施針刺入肩井不可復出或以小鈞鈎

藏於鰈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
凡此術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
得而見情犯巨蠹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顏度
魯子爲轉運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
一兩事吳楚間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
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厯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
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
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
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
復爲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卽時命詞給告及
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
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爲正言中書舍人舊知制誥而爲太
中大夫舊爲諫議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貺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
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
道先準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內諸州有功刺史
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揚

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準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奇絕早揖英風靈跡屢彰神達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爲神功旣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爲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尙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諡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

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子案元魏肅宗神龜二年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爲停年格以限之

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合薛琰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後人罕有談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
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
子爲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
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
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
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丑辛丑癸
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
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
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
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
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
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
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己各從之宮
商角旣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
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
亦各從其類

五行化眞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眞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
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
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己

化眞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
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眞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
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眞水丁壬壬位順行流
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眞木戊癸但向甲寅
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眞火此二說皆得
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
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
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
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卻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
夜間化卻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
要吾人宣讀後於眞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
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二改元但或言其稱
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
人擬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
行皆然矣

王逸少爲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
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

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
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
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
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
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
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
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
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
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

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
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
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
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
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
九不匹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
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
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
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
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

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凌雲榜事卽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尙爾況於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觀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卽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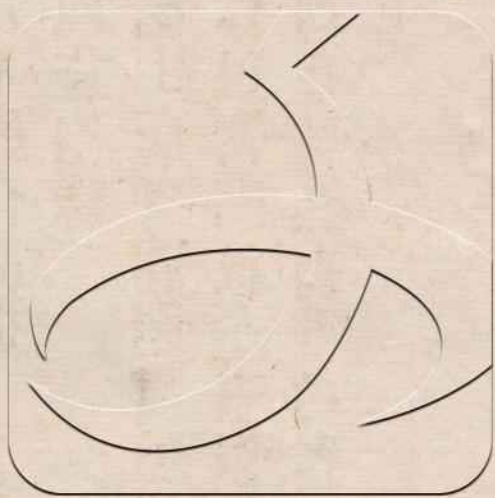
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天字唯存人腳不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人至禱飾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莒公紀年通譜書爲乾

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為乾正
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
按唐職林魚帶門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
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
斯明文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



71021575

